

法外情天

派翠西亞·波特◎原著

林雲◎譯

浪漫經典63



by Patricia Potter

林白出版社

中

• 浪漫經典63 •



法外情天 Lawless



原著者：Patricia Potter

派翠西亞·波特

譯者：林雲

Printed in Taiwan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• 浪漫經典63 •



法外情天 Lawl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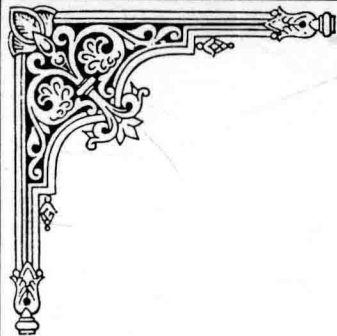


原著者：Patricia Potter

派翠西亞·波特

譯者：林雲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原著書名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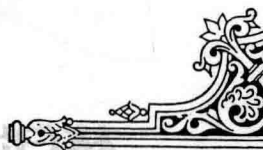
Lawless

by Patricia Potter

**COPYRIGHT © 1991, by Patricia Potter.
All Rights Reserved.**

**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Bantam Books, a division of
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**

**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2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.**





浪漫經典之 63

法外情天

Lawless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2・11月

原 著：Patricia Potter

譯 者：林 雲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鄧偉旺 / 封面繪圖：林進發

校對：李孟惠 / 周貝桂 /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寬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 羅斯福路一段10號 4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鴻霖電腦排版公司

地址：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

定價：新台幣170元

初版：八十一年十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324-9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Lawless
by Patricia Finner

：美國犯罪小說家

：紐約、芝加哥、洛杉磯

：譯者：林：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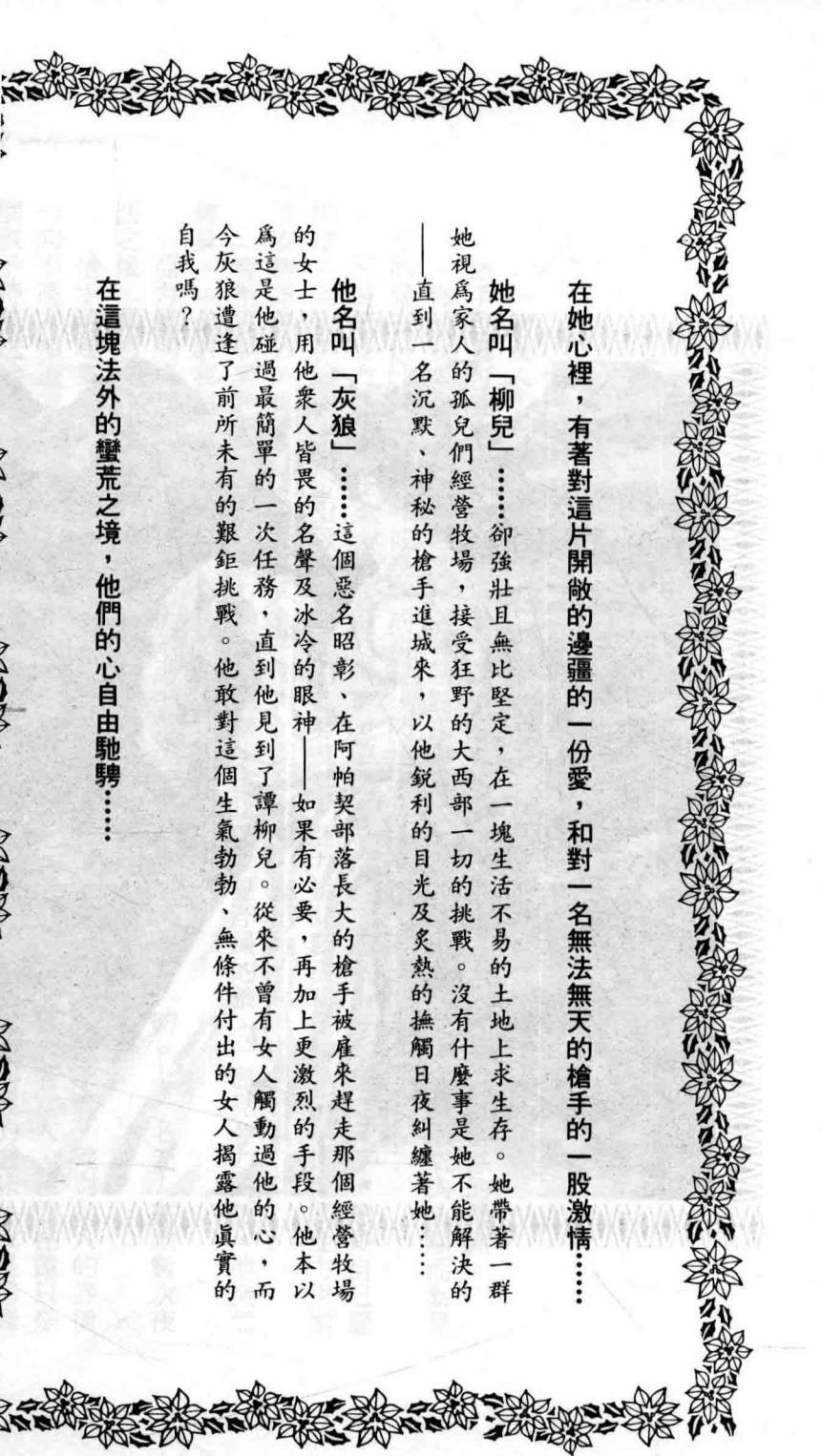
COPYRIGHT
All rights reserved
Published by
Bantam Books
Bantam Doubt
Group, Inc.

Translation in
Chinese by

：譯者：林：譯
：譯者：林：譯

：譯者：林：譯
：譯者：林：譯

：譯者：林：譯
：譯者：林：譯
：譯者：林：譯
：譯者：林：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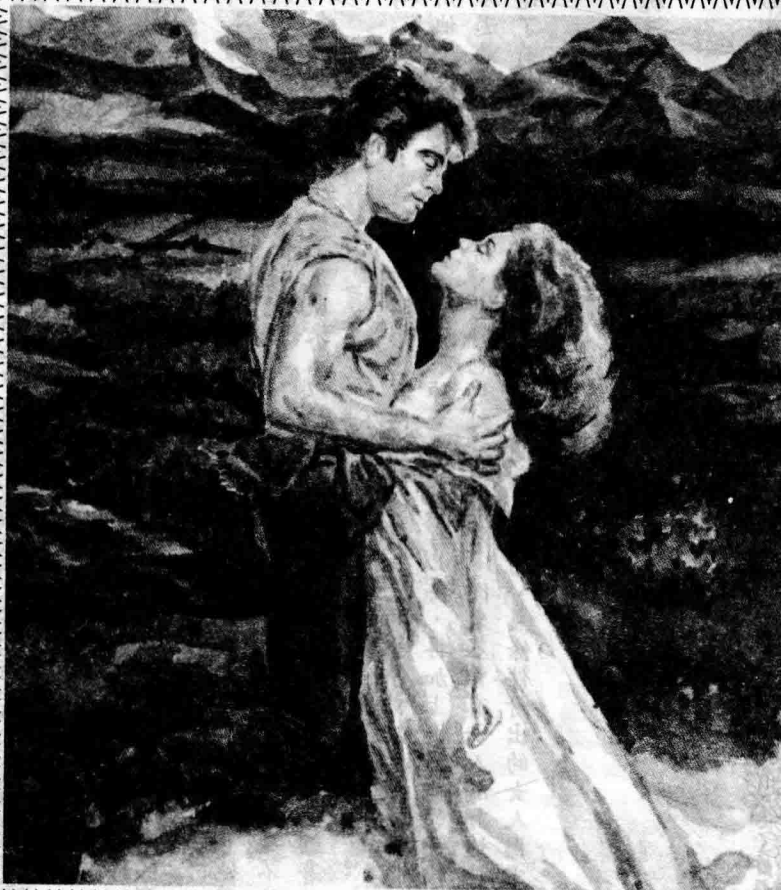
在她心裡，有著對這片開敞的邊疆的一份愛，和對一名無法無天的槍手的一股激情……

她名叫「柳兒」……卻強壯且無比堅定，在一塊生活不易的土地上求生存。她帶著一群她視為家人的孤兒們經營牧場，接受狂野的大西部一切的挑戰。沒有什麼事是她不能解決的——直到一名沉默、神秘的槍手進城來，以他銳利的目光及炙熱的撫觸日夜糾纏著她……

他名叫「灰狼」……這個惡名昭彰、在阿帕契部落長大的槍手被雇來趕走那個經營牧場的女士，用他衆人皆畏的名聲及冰冷的眼神——如果有必要，再加上更激烈的手段。他本以為這是他碰過最簡單的一次任務，直到他見到了譚柳兒。從來不曾有女人觸動過他的心，而今灰狼遭逢了前所未有的艱鉅挑戰。他敢對這個生氣勃勃、無條件付出的女人揭露他真實的自我嗎？

在這塊法外的蠻荒之境，他們的心自由馳騁……

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節



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節

「一個女人！」

槍手瞪著可能成爲他雇主的男人，表現出他冷漠無情的天性所允許的近似憤怒的情緒。

「你雇我來恐嚇一個女人？」這句話聽來平靜，但怒氣在說話者抽動的臉頰肌肉上顯而易見。他的聲音低沈、不祥得一如遠方的雷聲，閃爍的雙眸眨都沒眨一下。

那是鈕亞力見過最怪異、最冰冷的眼睛，使得他在輪椅上略微不安地扭動一下，懷疑自己雇用這名叫灰狼的槍手是否犯了大錯。他的氣勢統御了亞力這間裝潢華麗的書房，慌忙間亞力思索著安撫這男人的方法。「她不是只有一個人，還有個男人幫忙她——」

瘦削且氣勢奪人的灰狼在亞力的書房內踱步，正如一隻浮躁的狼。一聽見亞力的話，他突然轉身。「告訴我這女人的事。」灰狼打斷他。

亞力拋開良知。爲了毀滅他的仇敵馬加爾，他不惜一切代價。一切。「一名老人在她數次夜訪之後，竟將他的牧場留給了她。照理說它應該是我的。」

槍手眯起雙眼。他看得出來鈕亞力隱瞞了什麼事，但他可以接受他的解釋。他對女人的評價一向不高，知道她們殘酷的本性更甚於男人。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阿帕契老女人，及他在還只是個孩子時被送給她當奴隸使喚的往事。他永遠不會忘記在天寒地凍中被她踢醒的滋味，或是那條

纏在他頸上的繩索。只要他的動作不夠快，她便死命拉扯繩索直到他窒息，然後和其他女人一同訕笑地旁觀他掙扎著呼吸，看著他雙手狂亂地想解開自己。從此之後再沒任何事會改變他對女人的看法：她們只在一件事上有用。

現在他沒啥顧忌了，令他惱怒的是他大老遠跑來竟是爲了這樣的工作。一個女人，看在老天的分上！他抿緊了嘴。

「如果她同意賣掉牧場，我就付你五千元。」鈕亞力說道。

「花五千元嚇唬一個女人？」灰狼問道。「這價碼不會太高嗎？」

「還有其他原因，住在她牧場上的那個男人是一名姓湯的前任警長。」

灰狼的興趣終於被挑起。本來他已準備離去，但現在他又舉棋不定了。那個姓氏勾起了他某個回憶。

灰狼繼續用那種令人聯想到一條響尾蛇的目光盯著鈕亞力。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柏雷。湯柏雷。」

「從新墨西哥來的？」灰狼陰沈地問道。

「聽說他在那裏待過一陣子。」鈕亞力回答。

「他在這裏做啥？」

亞力再次不自在地扭動身子，他沒料到自己竟會產生這股正啃噬著他的罪惡感。派人去找這人時，他正在氣頭上。譚柳兒已經拒絕他買下她漸走下坡的牧場不下十次，即使好幾次他出的價錢甚至超出它價值的好幾倍。但，目前他已騎虎難下……

灰狼不耐地打斷他的思緒。「我問你他在那個牧場做什麼？他怎麼會變成『前任』的執法者？前一次我聽到他的名字時，他還是箇中的頂尖好手。」

「你爲什麼想知道？」

「我要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。我從不盲目行事，而那正是我從未搞砸任何任務的原因。湯柏雷在新墨西哥的聲譽該死的好，這點我很清楚。」

「現在他是個酒鬼了。」亞力猶豫地說道。他決心採取行動，但這並不表示他想讓這男人在他屋裏多待一秒鐘。他記得這個叛逆殺手所有的故事。灰狼是個曾和阿帕契人並肩作戰對抗他自種族的白人，是個沒有一絲同情心和良知的槍手。他再一次暗自打顫，掙扎著不露出他的恐懼。鈕亞力一向自認是強壯、勇敢而自信的男人，直到一顆子彈決定了他的輪椅生涯，使他變得無助。他痛恨這種無能的感覺，尤其是在這頭危險而有力的猛獸面前。灰狼，果然人如其名。

「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灰狼的問題打斷亞力的沈思，他花了一會兒工夫才明白槍手還在問湯柏雷的事。

「大概三年前。」

「原因？」

亞力憤怒地看著精瘦的槍手。好像「他」才是接受面試的人，而槍手主導一切似的！

「什麼原因？」槍手的聲音像聲槍擊。

亞力聳聳肩，希望自己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。「我也只是聽到些傳言，說他戒過一陣子，然後又開始酗酒。鎮上開除了他，他便留在柳兒的牧場上。」

灰狼又開始在房內踱步。他不喜歡鈕亞力，也不喜歡這項工作，儘管湯柏雷的出現提供了相當的趣味性。

「再多說一些那女人的事。」

「我只是要你嚇嚇她。」

「姓湯的可不容易被嚇到。」

「或許現在不一樣了。」亞力道。

灰狼一點也不相信。他瞭解湯柏雷這種男人，他們永遠不會讓步。

但現在他的興趣已被挑起，從亞力眼中的兇光他知道它已表露無遺。

「我不幹違法的勾當。」灰狼警告道。「我一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，我可不想爲了你的事去吃牢飯。」他沒有說明自己總能將法律扭曲至他要的角度。

「我只要你把她嚇走。」亞力重複說道。

「爲什麼找上我？」

「因爲你的名聲。」亞力坦白道。「我希望你的名字便能嚇得她答應出售。反正她本來就沒權利得到那座牧場，沒有它對她反而比較好。一個女人根本無法獨力經營一個牧場，況且我已經向她提過高出它的價值幾倍的金額。」

「那麼爲何……」

「她大概以爲還能撈到更多。」鈕亞力道，再次壓下他殘餘的良知。「別的……牧場主人也想要它。但我不會再提高價格，而另外的買主則負擔不起更高的金額。」

灰狼低咒一聲。該死的男人！他等於仍在原地打轉，而一切聽來再單純不過。這會兒他沒別的差事，而且這女人佔一個垂死男人的便宜，顯然也沒啥良心。

「如果他們不怕呢？」

亞力深信他們會，即使頑固如譚柳兒。他不認為自己是個懦夫，但看著灰狼冷硬的眼神，他感覺到自己正在發抖。

「那我就給你兩千元，不准問問題。」這筆交易很划不來，亞力明白這一點。但他想要柳兒滾蛋，而這男人是最有可能趕走她的人。

「先付帳。」槍手簡潔地說道。

亞力推著輪椅移向角落的保險箱，打開箱門小心翼翼地數了一疊鈔票後，將之交給灰狼。

「你可以住在工寮。」亞力不自在地說道，暗自希望這男人會拒絕。他有個女兒——感謝老天她這會兒不在牧場上。瑪芮喜歡危險刺激，而這男人正渾身散發著這種氣質。有那麼一刻，亞力試著以一個女人的眼光來打量這名槍手。

灰狼高瘦而且肌肉結實，一縷沙色的髮絲落在他高聳的前額，更突顯他那對淡藍綠色的冰冷眼眸。他的鼻子直挺且比例完美，下顎方正堅毅。可能有些人會認為他頗英俊，亞力猜想到，雖然他的表情駭人而冷酷。他看來沒有一絲印地安人的血統，但亞力聽說他曾和阿帕契人共同生活了許多年。許多被擄的印地安人都懷著滿腔敵意，而亞力也很熟悉他們表現給世人看的那種冷漠神情。灰狼就戴著同樣那副漠然、傲慢的面具，顯然根本不在乎亞力——或其他人——到底怎麼想。

灰狼好笑地看著鈕亞力打量他，然後以輕蔑的目光環視這間華麗的大型書房。「不必了，」他說道。「我會在牧場上找個地方紮營。」

亞力聳聳肩，心裏卻鬆了口氣。「隨時和我保持聯絡。」灰狼對他粗率地一點頭後便步出房門，留下一屋子緊張及暴力的暗潮。

一個槍手！

整個鎮沸騰著有關這個槍手的消息。

譚柳兒整天一直聽到這件事，此刻她正看入她的朋友——鮑索利醫生——滿盛擔憂神色的雙眼。

「不是普通的槍手，」索利說道。「而是那種人當中最兇惡的一個，叫做『灰狼』。」

柳兒當然聽過他的大名，事實上誰沒聽過？她有一教室的學生，而那些男孩經常談論槍手、有名的執法者及槍戰的事。

「但是亞力為何……」

索利帶著感情及些微的怒意注視柳兒。她總是我行我素，為追求自己的信念而四處奔波，從不考慮事情的後果如何。他不曾見過像柳兒這樣的人，鈕亞力的這個鎮也從不曾出現像她這樣的人。

而且沒有人知道該拿柳兒怎麼辦。

她從跨出驛馬車宣稱自己是鎮上新聘的「譚老師」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像個地震，震撼著這個

原來的刺激只有鈕亞力與馬加爾——曾是科羅拉多這個小鎮的開創者及好朋友——之間的爭執的農牧地區。

現在的問題是，索利注視柳兒的藍眸擔憂地想道，她根本不把這個新來的威脅當一回事，尤其在已經歷過那些危機之後。

「妳一定得小心。」他警告她，目光梭巡著四周的校地。他剛從辦公室趕來，以便在她離去之前和她談談。他發現她已聽說這個消息，但它顯然對她沒發生什麼影響。她的雙唇可能會不為人察覺地輕顫一下，但它在她宣佈要和雙胞胎一道回家時早已隱去。

索利搖搖頭。吉米與吉瑞發揮不了多大的保護作用，雖然天知道他們會盡全力避免她受到傷害。柳兒收容的那些孤兒及無家可歸的可憐人都會這麼做，但他們當中沒一個是灰狼的對手。一個曾擔任警長、如今在清醒時擔任牧場工頭的酒鬼；愛絲，一個害怕自己的影子、已退休的「墮落天使」；十三歲的夏德，見過的壞事比大多數人一輩子看的還多的男孩；還有八歲的雙胞胎和小莎莉——這些人根本動不了灰狼這樣的殺手一根寒毛。

索利打個寒顫。「亞力的人說灰狼已經來了。妳何不暫時搬回鎮上？」

柳兒的背脊一僵。「沒有地方大得足夠容納我們所有的人。」

「男孩們交給我，妳和莎莉搬回以前住的老房子。」

「柏雷和愛絲呢？我不能把他們丟下。還有那些馬、菜園和……」

索利歎口氣。柳兒真是他見過最頑固的女人。她在傑克的老房子住了一年並深愛那地方——儘管它老舊傾頹。鎮上不贊同她的人嚇不倒她，一教室無法無天的男孩嚇不倒她，反對她接納愛

絲的聲浪嚇不倒她——索利知道鈕亞力也沒法度。

甚至是一個叫做灰狼的男人也不行。

「我陪你一起回牧場。」他的微笑溫暖了她的心。初來此地時，她本以為自己日後可能會愛上他。然而儘管他們喜歡並關懷彼此，卻從未有過熱情、興奮或者那些她曾在書上讀過卻不曾經歷過的感受。此外，她見過他以不只是普通感興趣的目光打量鈕瑪芮，儘管他從沒試圖追求她。「謝謝你。」她柔聲道。不管她多努力想驅走憂慮之情，一股恐懼卻隱然在她腦海裡徘徊不去。

索利將他的馬綁到載貨馬車後方，協助柳兒爬上前座，並在雙胞胎跳上後座前先把他們抱上去。他的身材可謂瘦骨嶙峋，昔日染上的瘡疾偶爾還會發作。它總突如其然地來，柳兒還照顧過他不少次。

他們在和諧的沈默中前進，聽雙胞胎吵鬧。最後柳兒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問道：「你聽說『他』什麼消息？」

索利聳聳肩表示要她安心，但又想讓她明白其中的危險。「妳知道我不大喜歡聽人說閒話，但他『是』個神槍手。」

「你不認為他會傷害孩子吧？亞力會准許他這麼做嗎？」

索利知道鈕亞力是個失去自制的男人。他曾去拜訪亞力並試著勸他，但徒勞無益。當時亞力只脹紅著臉，一直說譚柳兒沒有權利得到傑克的牧場，她是靠著魅術迷惑了那老人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告訴柳兒。

「沒有人會殘忍到傷害小孩的。」她反駁道。

那女人呢？他想問她，但他不認為他的話對她產生的影響會大於它們之於亞力的。她以不同於常人的眼光看這個世界，堅信一切事物終究會各適其位。而直至目前她都是對的。儘管不情願，這個小鎮確實已向她屈服。

但灰狼又全然是另一回事了。

在內戰那四年當中，索利見過人性殘酷的一面；而在印地安人蹂躪城鎮或軍隊征服印地安村落時，身為軍醫的他再次見到它。不像柳兒，他早已失去許多理想，他太清楚人可能做得出什麼事，而他聽說過的灰狼絕對是其中的集大成者。

灰狼自一座山丘頂俯視看來頗寂寞的牧場主屋。它迫切需要重新油漆，但四周環繞的花不知怎的掩去了它的粗陋。兩個畜欄裏分別關著一匹肥馬與一頭公牛。主屋後面，他看到一片灰綠色的東西努力地想在園圃裏生長起來。籬笆急需整修，穀倉看來也好不了多少，雞舍則似乎隨時準備倒塌。

這個牧場似乎不值得鈕亞力費這麼大的功夫。如果不是那條蜿蜒而過的河流，鈕亞力八成不會這麼大費周章。

灰狼轉向太陽。時間已近傍晚，金黃色火球正處於他最喜歡的位置——他的背後。他一腳勾動馬鞍座，再次轉而正視牧場。

離開鈕亞力家後，他徹底查勘了這一帶。雖然這件工作似乎沒此必要，但他已從經驗中得知